

高阳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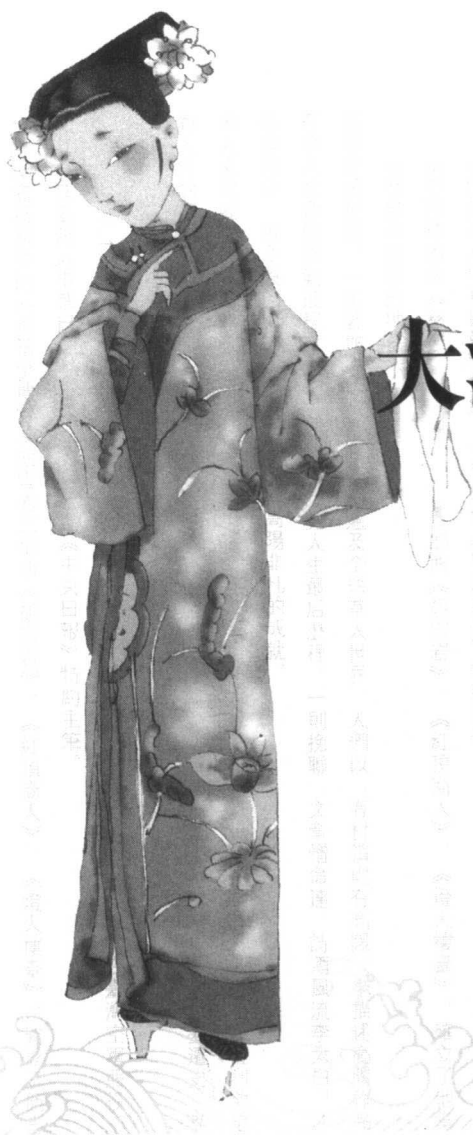
我为卿狂 绝色寡妇下嫁亲王秘史

大清福晋刘三秀

附《清官册》



(台湾) 高阳



秀三劉晉福清大

附《清官冊》

(台灣) 高陽◎著

版权图字：01-2004-621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福晋刘三秀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40-5

I. 大...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821 号

高阳作品集
大清福晋刘三秀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40-5 / I · 55

定 价: 36.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代

序

001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來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宫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鉅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么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	-----

大清福晋刘三秀

楔子	002
正文	005

附：清官册

01 天才右文	208
02 节母之子	221
03 科场大狱	257
04 仕优而学	274
05 特达之知	301
06 辅导太子	345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379
------------------	-----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381
-----------------	-----

刘三秀

大·清·福·晋



楔子

在常熟，若问首富是谁？一定说是“大桥黄家”，财旺而人丁不旺，只得父子二人，黄洪、黄亮功。

黄家祖先本姓王，原是陈氏家奴，背主而逃，改姓为黄，住在崑山，到了万历初年，黄洪的父亲黄元甫复回常熟，原来黄元甫的母亲，曾受雇于崑山叶家做奶妈，所哺育的那个孩子，长大成人，少年得志，在山西做巡按御史，发了一笔大财，置田常熟，有三千亩之多，感念乳哺之恩，委托黄元甫经理佃租，才得复归故里。

黄元甫是个肆无忌惮的小人，每年新谷尚未登场，便将自备收租的船开了出去，争议年成好坏，租额多寡，拍桌打凳地叫嚣不休。佃户不堪骚扰，公议每亩田在正租之外，另外送谷一斗作他的“脚步钱”。至于正租，自然以多报少，明侵暗吞，起码有三成好处。因此不下几年工夫，富名已经在外了。

黄元甫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就是黄洪。凶恶过于其父，从小好武，从名师练过拳，长大来酗酒渔色，动辄出手伤人。而且，黄洪还工于心计，曾经看中佃户的一个小女儿，是美人胎子，于是找机会借钱给这个佃户，三年不问，仿佛忘掉了这笔账似的，然后有一天，突然上门算账，利上加利，照原借数目加了两倍不止，立逼清偿。结果是佃户拿他的女儿抵了债。及至爱弛生厌，打算转卖到广东。女的自怨命薄，寻了短见；她娘家畏惧黄洪，竟不敢追问。

像这样的行径，自然为衣冠中人所不齿，所以常熟的缙绅先生，跟黄洪不但不通消息，连遇见了点一点头，说句话都没有。钱虽多，身份始终抬不高，是黄洪最大的恨事。

想弥补这桩恨事，在他亦仍旧只能在钱上打主意，想来想去，惟有大修园林，才能装点身份。打定了主意，侵削了主人家的几亩田，作为地基，然后请人画图样，指定要照“严文靖家的格局”^①。

① 严文靖单名讷，嘉靖年间两榜出身，点了翰林，后来官拜吏部尚书。明朝吏、兵两部的权最重，苏州府称吏部尚书，叫做“吏部天官”，一提起来就会肃然起敬。严讷在吏部做得有声有色，贤能进用，贪残被黜，吏治清明之至；因而入阁拜相，做到武英殿大学士。老年辞官，父母双全，便以宦囊所积，盖了一座极大的花园，奉亲颐养，享了好几年清福。死后谥法叫“文靖”。



黄洪的新居，规模跟严家一样，地基也有那么大；围墙也有那么高，但所花的费用，比严家当初所费少得多，因为地基不要钱，工费也很省，勒令佃户替他做工，只管两顿饭就可以了。

工作经年，新居落成，地在常熟东面的众胜桥附近，所以称之为“大桥黄家”。围墙既高且厚，遥遥望去，楼台掩映于高槐长松之间，极其壮丽；但常熟的衣冠中人，不屑一顾，比之于董卓的郿坞，预料他一定及身而败。

不道黄洪非但不败，反而更发达了。原来叶家的家运极坏，有出息的子弟，相继而亡；留下的都是败家子，不事生产，挥霍无度，在常熟的三千亩田，四分五裂，尽归他姓。卖田都由黄洪经手，与买主勾串好了，高价低报，另有暗盘，几乎中饱了一半。

这一来，黄洪不再当催缴田租的“催头”了。好在独子已长大成人，乐得将家业缴了出去，逍遥自在当地他的“老太爷”。

黄洪的独子名叫亮功。是个“跨灶之子”。

黄亮功不如他祖父、父亲那么凶横；但性情之奸狡，心肠之狠毒，城府之深沉，远过于上两代。同时，他的吝啬，几乎亦是绝世无双。

他的生财大道有两条：一是囤积居奇；二是放印子钱。家传本有几百亩田，黄亮功老早就卖掉了；这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万历末年，辽东多故；到了天启年间，满洲崛起，已成了气候，增兵守关，糜费大批军饷，都在田赋上加派。黄亮功看出兵连祸结非短期间可了；军饷加派了一次，就会加派第二次、第三次，受累无穷，不如将田地早早脱手。后来果然如他的看法，田地之“田”，由“昔为富之基”变成“今为累字头”，拱手相送，亦无人敢要了。

这下使得黄亮功对自己的做法，越有信心，其时朝政不修，水旱频仍，黄亮功以囤积米谷为主，旁及棉布杂货，低买高卖，日运斗金。而且大秤进，小秤出，暗中侵吞斤两。他做生意还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喜欢以物易物，这样在折算之中，又多一层好处。

黄洪有时自亦不免过问家务；有一次跟他儿子说：“不如花几两银子捐个监生，有事亦可拿这个身份来做个挡箭牌。”

黄亮功一听这话，立刻皱起了眉头，认为先要花一大笔银子上捐，捐了监生又有许多场面上的应酬，不到亦要“派份子”，为虚名，损实利，为之无益。

再有一次，黄洪关切儿子的婚事，黄亮功答说：“我已经看中一个人了。”

“喔，哪家的小姐？”



“不是什么小姐，是寡妇——”

他看中的一个寡妇姓陈；死去的丈夫是个卖鱼的经纪人，称为“牙行”。这个寡妇，黄洪亦见过，不由得诧异，“什么人不好娶，娶这么一个人？”他说，“又是寡妇，相貌又丑。”

“可是，她有钱啊！”

一句话塞住了他父亲的嘴。陈寡妇嫁到黄家有一千两银子压箱底，原来所住的房屋，过户到黄亮功名下，立刻脱手又卖了四百两银子。

陈寡妇两手空空，长得又丑，婚姻本来是很危险的，幸而她善于操持家务，克勤克俭，是黄亮功的贤内助，才得相安无事。

可是其貌不扬，黄亮功终不免快快有不足之意。到了四十岁以后，这一份不足之感越来越浓；对陈寡妇也就越看越不顺眼了。

陈寡妇有个胞弟，岁时佳节，每每携着礼物来看姊姊，已走动了多年，及至黄亮功对妻子变了心，就觉得小舅子很讨厌了。

于是有一次对陈寡妇说：“你弟弟是至亲，常来看你，自然是件好事，不过昨天我在东面厢房看见他调戏丫头，这在道理上就说不过去，我黄家的家规一向很严，像你弟弟的行为，传出去不是大笑话？”

陈寡妇跟他做了十来年的夫妻，早就看透了他的肺腑，当时不答，过后悄悄含着眼泪，嘱咐胞弟，从此不必再上黄家的门，这件事一传出去，黄家所有的亲戚都绝迹了，陈寡妇亦为此郁郁，她本来就有痼病，心境难开，不宜病体，过不了半年，一命呜呼，黄亮功把她草草埋葬了事。

这时黄亮功才四十出头，当然要续弦，而且要弥补平生缺憾，想娶个绝色女子做填房。因而放出话去，只要他中意了，聘礼从重、谢媒从厚。

黄洪有个朋友叫郁士英，专以替人说合房地买卖、调解纠纷、撮合婚姻为业，得信上门，开口就说：“老世侄要续弦，非请我做媒人不可。我有法子，把刘家的三秀嫁给你。”

刘家距黄家只有三里路，儒素家风，也是当地有名的人家。

刘家兄弟两个，老大叫赧虞，进过学，为人守正不阿；乡里中提到“刘秀才”，无不肃然起敬。但提到老二肇周就不对了；都说他跟他大哥真是两个人。刘肇周刁滑奸诈，惟利是图，不论亲友，都对他存着戒心。

在刘肇周二十岁那年，他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下地就长得眉清目秀，跟红彤彤，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的寻常婴儿大不相同，所以起名叫秀；行三就叫三秀。

刘三秀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但洗脸换衣，已经自己能够料理自己。她父亲老来得女，视作掌上明珠，亲自教她识字读书；令人惊奇的是，过目成诵，字亦写得很好，老父益发尽心施教，呵护备至。

不幸的是，在她十岁时，父亲又一病而亡；刘三秀跟着两个嫂子过日子，而居然是她两个嫂子的好帮手，不但极其懂事，而且颇有决断，遇着疑难之事，说出一句话来，往往就在关键上头。没有见过她的人，都不能相信十岁的孩子会这么能干。

郁士英来做媒时，刘三秀十四岁，但已是十足的一个美人。脸是长得鹅蛋脸，皮肤白里透红，眉疏而长，衬着丹凤眼，通关鼻，加上发光如漆；又是亭亭玉立的身材，不但美，而且气度高贵。只以刘家住得偏僻，刘赧虞的家教又严，妇女等闲不出二门，所以有这样一个美人，而知道的人却不多。

郁士英以此为业，自然早就留意到了。心里打算，刘家老大方正，老二却可动之以利。所以写个柬帖，约刘肇周在酒店里小酌，为的是谈这件婚事，可以避开刘赧虞。

酒到微酣，是刘肇周想谈些正经话，“郁老，”他说，“有没有什么有生发的路子，大家走走。”

“路是有一条。这条路走起来很吃力，不过要走通了，一生衣食无忧。”郁士英问道：“你信不信？”

“信不信，要等你老细说了才知道。”

这样回答，便是不信表示，郁士英笑笑不再往下说，是故意做出盘马弯弓的姿态，惹得刘肇周倒有些心痒难熬了。

“郁老，”他举杯相邀，“怎么不说下去？”

“我说！肇周兄，我痛痛快快说：你愿意不愿意跟大桥黄家攀一门亲戚？”



刘肇周大感意外，但是颇为动心，同时不免困惑，踌躇着问道：“这门亲怎么攀法，似乎没有人好攀。”

“怎么没有人？你家三秀做了黄亮功的填房，不就攀上了吗？”

是这样子攀亲！刘肇周觉得这件事有些匪夷所思，“黄亮功多大年纪？”他问。

“四十刚出头。”

“四十一？”

“不错！”

“我家三秀一十四，恰好倒过来——”

“那怕什么？”郁士英说，“黄亮功厉害是有名的，不过你家三秀，我听说也很能干，足以匹配。肇周兄，中年娶填房，向来都当活宝，是人之常情；照三秀的人才，黄亮功梦里都会笑醒！将来大权在握，要照应照应娘家，是很容易的事。”

这就是郁士英所说“路走起来很吃力，走通了一生衣食无忧”这句话的诠释。刘肇周自然心动，不过眼前也还得先弄些好处。

于是他想了会，徐徐答道：“我们老大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件事要成功，着实要费一番口舌。我又不是媒人，杯酒不沾嘴唇，似乎犯不着大卖气力。”

“你怎么不算媒人？当然算。”郁士英成竹在胸，接口说道：“四十两银子谢媒，如何？”

四十两银子够三个月的嚼裹，刘肇周高兴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聘金呢？”他问。

郁士英伸两个指头说：“二百两。”

“照一般的情形来说，二百两银子的聘金，不算菲薄，但是，以黄家的身家，我家三秀的人才，这个数目——”刘肇周微笑着摇摇头，不必再说下去了。

“肇周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黄亮功嗜钱如命，这二百两银子，已经是大手笔了！你眼光为什么不放远来？人要争一生，不要争一时。”

这意思是说，刘三秀嫁过去，倘能从丈夫手中接掌财权，莫说二百两，私下拿二千两、二万两接济娘家，亦非难事。

“争一生，不争一时！你这句话说得有点味道！好吧，你等我的消息好了。”

“哪一天？”郁士英问。

“总得十天半个月，要找机会跟我们老大说。”

“好！就是半个月好了。”郁士英说，“今天八月廿四，到重阳那天，中午仍旧在这里见面。”

“一言为定。”

“如果有好消息，亦不必等到那一天。”

“当然，当然！一有好消息，我随时通知你。”

果然，刘肇周的推测不错，提到妹子的婚事，刘赓虞颇感兴趣；但听说“大桥黄家”四字，他就绷起脸不做声了。

这在刘肇周的意料之中，甚至觉得情形比想象中还要好些，因为只是沉默，或者意思有些活动，亦未可知。

于是，过了两天，刘肇周找个机会，复又从容进言：“世界上有些事，亦不能一成不变的。回想娘在咽气之前，拉着三秀的手，当着爹的面，跟我们两个人说：我就是不放心三秀，等她大了，一定要挑一个好好的人家去嫁，不要嫁寒士，寒士能够出头的，没有几个。我只望三秀嫁过去，不必像我这样子一天到晚辛苦，能够富富裕裕过日子，我死了也安心了。这话，大哥想来总还记得！我想，如果娘在，一定赞成这门亲事。”

“你错了！娘如果在，听媒人来提这门亲，一定会把人家骂出去！黄家什么出身？而况，三秀只有十四岁，他已经四十多了，就算他再活二十年，三秀亦不过三十四岁，盛年孀居，情何以堪？你怎么不替妹子的终身想想？”

刘肇周一向惮畏长兄严正，听得这话，不敢再说。

到得重阳将近，忽然出了一件大事：京中传来消息，天启皇帝，忽然在八月廿二那天驾崩，帝死无子，故而兄弟终及，由皇五子信王接位，明年改元，年号叫做崇祯。

这给了刘肇周一个借口，“你知道的，我们老兄一向以忠臣孝子自命，他说国有大丧，这件事一时还谈不到。”他这样向郁上英说；又留下一个保证：“等我慢慢想法子，一定拿它‘团’拢来。”

崇祯元年十月间，刘赓虞得了个馆地，山东有个知府，是常熟人，久慕“刘秀才”品纯学粹，特地派了家丁，携带重礼与关书，聘他去做西席。希望年内就能到山东。刘赓虞欣然应聘，挑了长行的吉期，坐船沿运河北上。

约莫十天以后，他就有家信寄回来，说经过扬州，发现许多人家在办喜事；据道路传言，说是朝廷要派太监到江浙来采选淑女，送入后宫；有女儿的人家，深怕被选中了，从此深宫隔绝，再无相见之期，所以纷纷嫁娶。但是，刘赓虞说：这是误传，绝无其事；三秀的婚姻，绝不可轻率。



哪知结果是刘庚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封书到，恰好提醒了刘肇周，也给了他一个借口，兴冲冲地将郁士英约了出来，只说婚事他可以做主，催黄家即速下聘，致送谢礼。

接着，他写了回信给刘庚虞，说是在接到来信之前，常熟已经盛传，京里已派出太监来采选淑女，所以连日择人而婚嫁者，有数百家之多。县衙门的礼房书办，趁此机会，大肆勒索，他一时无心应付，书办已将三秀刊入名册，注明年貌。迫不得已，只好许婚大桥黄家，以贫家女而为富家妇，未见得不是好姻缘。又说，此番作合，非出人媒，实由天意，料想不至于受到责备。

信到山东，刘庚虞顿足长叹，岂有不责备老二做事荒唐之理？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黄亮功已下了聘礼，数目只有一半，谢媒的礼金倒是四十两，但一个红封袋，上写“柯敬”，连郁士英的谢礼亦包括在内。刘肇周大为恼怒，却又舍不得决裂，所以在郁士英“争一生不争一时”的劝慰之下，终于忍气吞声，维持婚约。

刘三秀十五岁出嫁，十六岁就生了女儿，黄亮功给她起了个单名叫珍。黄珍六岁，刘三秀才二十一岁，好花将到盛放之时，真个艳绝人寰。黄亮功从刘三秀进门，便有如获奇珍之感，适时更是目眩神迷，日伺妆台，无微不至，从她起来，为她亲手穿绣花鞋开始，一切该当丫头做的事，无不承揽下来，替她栉发，替她剪指甲，洗脸替她试面汤寒温，洗澡非替她擦背不可。全家上下，都在暗地里笑，黄亮功夷然、恬然，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刘三秀的才干，亦有使得黄亮功不能不衷心佩服之处。财权是早已抓到她手中了，可是她不但管理银钱米谷出入，账目丝毫不错，而且精明过人，谁也不用想在她面前耍弄花样，更有一样使家人佣仆敬惮的是她并无私心——从不做暗中“贴娘家”那种让人议论的事。刘肇周自然大失所望，却是有苦说不出。

常熟来了一个算命先生，布招上写的是“熊耳山人星命合参”，谈人休咎，无不奇验，所以设馆不久，已经轰动城里城外，都叫他“半仙”。同时传出有关“半仙”的许多身世之秘，有的他说姓赵，有的说他姓吕；本来是流寇，改邪归正，隐于江湖；也有人说，“半仙”是借看相算命这个行当，在各地刺探机密，但这话不大有人相信，因为流寇都在长江以北，长江天堑，流寇无法飞渡，“半仙”就刺探到了什么军事机密，也没有什么用处。

“老牛！”已经有三四年了，刘三秀都是这样唤丈夫。

“老牛在这里！”黄亮功欣然应声。

“明天把那位‘半仙’去请来，我们上上下下的命，都请他算一算。”

黄亮功奉命惟谨，将熊耳山人请到家来，在宽阔的回廊上，设茶相待。中堂垂帘，帘内刘三秀抱着女儿坐着，将一张写着黄珍八字的红笺，叫丫头递到帘外：“请半仙细细推算。”

“是极好的命。”熊耳山人看了黄珍的八字，从小推算到老，结论是：“有帮夫运；丈夫既富且贵。本人一生没有坏运。”

听得这些话，刘三秀自然高兴；便拿自己的生年月日时辰叫丫头转送给熊耳山人，特别声明：“君子问祸不问福，请半仙格外仔细看看，命里在坏运是哪几年？”

“就命论命，不管是祸是福，我都照实而言。”熊耳山人声明了态度，开始推算。

这一推算，发现了疑难；沉吟久久，不出只字，只见他攒眉苦思，欲语还休，神态令人不安。

刘三秀有些不能忍耐了，正待叫丫头去催问时，只见熊耳山人，突然将桌子一拍，大声说道：“怎么会弄这么一个八字来开我的玩笑？”

刘三秀大为不悦，便在帘中发话：“半仙，你这话错了！请了你来，问一生的命，这是何等重大事，为什么要开玩笑？开你的玩笑，不就是开自己的玩笑吗？”

“时辰记错了不曾？”

“是我自己的八字；从小也不知听先母说过多少回，怎么会记错！”

“那就奇怪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八字。以女人而坐台垣，有执政王家的气象。虽犯披麻煞、贪狼煞，不过有福星照命，两煞反为所用。乡里人家的妇女，怎么会有这样的命？”

不但熊耳山人，刘三秀自己也不信会有这样的命！心里在想，若要“执政王家”，除非黄亮功封了王爵，那是绝不会有的事！因而问道：“半仙，请你倒再看看。”

黄亮功一直没有开口，此时也忍不住了，“半仙，”他说，“你倒先算算我的命看。”

“慢慢！等我先请教尊夫人。”熊耳山人问道：“现在有几个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刘三秀问道：“请问半仙，我命中有几个儿子？”

“如果现在有子，就是我说得不对。”熊耳山人答说：“照命中看，该有两子，而且落地就是贵子。”

“照这样说，我还要封王？儿子生下来就是世子。我倒不知道怎样封法？半仙！”黄亮功说，“我生在万历——”